



作 械 家 王

影

銀

行 發 店 書 善 美 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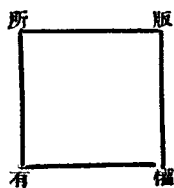
銀 影

王
家
楨
作

上 海
眞 美 善 書 店
1 9 2 9

1929, 10, 15. 出版

1-1500 册



實價四角

上海民衆書店發行

目次

一、螺旋菌·····	一
二、秋雨·····	二七
三、我再也不能愛你了·····	三三
四、厭倦·····	二八
五、雨夜·····	九三
六、銀影·····	一〇一
七、父親·····	一一七

八、寶寶

.....

一二五

翰青今天早上進了病院後，一刻也沒有寧靜過。他躺在二層樓朝東的一間病房裏，兩眼不住的淚淚，腦中湧着許多雜亂的愁思，在這死一般沉寂的院中，更使他悲哀得不可形容。

他是病毒的初期患者，心中的難過，完全爲了這病。當早上聽了醫生的診斷後，他比宣告了死刑還悲痛。心中冰冷，覺得一切的希望都斷送在這小小的螺旋菌手中。他生長了二十四年的身體，完全做了毒菌的勝利品，將來自己一天一天的消蝕，病菌逐漸伸身的情形，更不堪設想。他悔

不該把卑賤的日本下女，當作愛人。他對不起自己，他對不起費盡了心血，教養他的父母，他對不起冀望和愛敬他的師友親戚，他尤其對不起愛他戀他的蘋小姐。

大約一月以前，翰青在日本時，的確曾荒唐了一次。那時他已應過了大學的畢業試驗，應酬了連日師友們的餞別，使他異常煩膩。那天他推托着要整理行裝，辭謝了一位日本朋友的宴會，自己想在這將別的島國，清靜靜地盡量再玩一天。早上起身後，就到上野淺草去消磨了半日。下午坐着電車在熱鬧街市中逛了一回，買了些零星用品。天已薄暮了，他就走進了一家規模大些的料理店中。

跪着迎他的，是一個瘦削的下女：她弱不勝衣的樣子，別具一番病態的美。翰青要了一瓶啤酒和幾樣菜。把半瓶啤酒喝了下去，精神異常興奮，血液在脈絡中週流得很快，覺得那下女清癯得可愛，就拉她一同喝

酒。這曾經滄海的下女，自然百般的引逗他。肉的興奮，簡直有些按捺不住了；但在這嘈雜的料理館中，實在不敢下手。

食完後，翰青抽了一張名片，約她收店後到附近的Y旅館去會他，並給她一張五元的紙幣，下女笑應了。走出了料理店，胸中酒精的湧湧和剛才被下女一番的引誘，看了街上那些妖豔的異性，心裏更不定了。本打算到銀座去看夜市的，也沒心了。不知不覺到Y旅館去開了一個房間。旅館中的下女，問他吃過了晚飯沒有；他說吃過了倘有一個女子來尋他，可引他進來。

翰青在國內與表妹蘋小姐的戀愛，從沒有接吻以上的要求。因他怕羞和膽怯之故，在這隨處可以發展性慾的島國中住了幾年，與異性肉的接觸，却從沒有過，雖則他也和旁的青年一樣那般渴望着。今晚完全借了酒的力量，與她約定了。

鐘鳴了十下，她還不見來，翰青有些焦急了。奔到旅館門口，望了一回，仍沒有影兒，踱回房中，沒精打彩的倒在席上。又隔了好一回，才聽見敲門聲，她果真來了。

『我等得心焦了，此刻才來！』

『店裏的食客：總不肯走，一味胡纏，真要命！對不起你了，等了這麼久。』

『我剛才却忘了問你的名字，你叫什麼？』

『我叫菊子。』

『你是東京人吧？』

『不，我家在佐賀縣。』

『哦，佐賀縣不是有好幾處溫泉麼？吉湯，雄武，是不是？』

『是的，你去過麼？』

『我去年到過的。』

翰青雖在問答這些無聊的話，心裏却不定得難過。她躺在席上，故意掩起了和服的下緣，露出雪白的腿和紅色的短圍裙，做出各種媚態。他耐不住了，翻身伏在她的身上。

這次之後，翰青的血管中，已侵入了萬惡的螺旋菌，也算給他留日數年中的一個永久紀念，同那張大學畢業證書一樣。

第二天他以昨夜酒後過度的興奮，身體倦得和棉花一樣。回想夜來瘋狂般的縱慾，此刻還覺到快感。他想活了二十四年，人生的真趣，現在才領略到了。他很爲菊子的身世悲惜，自恨沒有使她跳出火坑的力量。又想她那瘦得如柴的病骨，異常可憐，——當然想不到這是病毒患者的現象——所以早上她臨走時，又給了她五塊錢，叫她服些滋補的藥品。

翰青離開東京的前一晚，又去約菊子暢敘了一夜。次日他長行了，心

中很悵悵，和去國時與蘋小姐的別離，完全一樣的情緒。

一一

在寂寞的旅程中，翰青的思潮，同碎訕地激着船舟的海水，一樣在起伏着。回想日來同菊子熱烈的歡情，與現在獨自伏在船艙裏相較，的確有些惆悵。但在這數十小時之後，可和久別的蘋小姐一敘積懷，當然很可欣喜的。『我下船時給他的電報，也許已收到了，那末她一定會到船埠來接我的。蘋小姐一定和從前不同了，更美麗了吧？她那天真的孩子氣，總脫不了的，她每封信上，總有孩子話，真可笑——真可愛。』『前月她寄給我的像片，面龐更豐滿了，團團地真像蘋果。其實蘋小姐的濃豔，可以春色來比喻，菊子的清麗，自然像秋光了。春色和秋光各有不同的美，不能分別誰是更可愛些。』

他又想起了家中的父母。『他們也許比從前更衰老了！哦，上次不是

有信來說，他們急於要見我麼？那末，到了上海，就得到故鄉去。『但蘋小姐一定不會放我回去的，久別重逢，總得有一星期的聚首吧？並且上海的幾個朋友，也得去問候，這樣非有半月的勾留不行了。』

數十小時的海程告終了。船已進了吳淞口，那時太陽還沒有行到中天。故國的景物，在翰青眼前一幕一幕地閃過，別有一種欣喜的感念。他整理了行李，當船舶定碼頭時，看着腳夫把東西運到海關去後，自己忙着在人叢中尋他的蘋小姐。在雜亂的人海裏找人是容易的事。他費盡了氣力，才看見她也在四面顧盼，他狂喜的擠了過去。

『蘋妹！』離她還有幾步的詎離，就叫了出來。

『哦，翰哥！』蘋小姐掉過頭來，現出十分快意的神氣，燕子般的飛上來。

『好容易尋到了？我料你一定來的呢。』翰青一手除帽，一手掏出手

帕擦額上的汗。

『可不是麼，我真尋得發急，再不看見你，恨不能哭了！——你的電報，接到後，我快活得夜裏都睡不着呢！』她完全和從前一樣的天真。

『姑母很健吧？漣哥從美國回來了沒有？』

『母親很好，謝謝你。漣哥本來去年八月裏要回來的，後來有信說，還要實習一年呢，母親爲了這事，很不高興。——你的行李呢？』

『還在海關上，等他們查驗了，才好帶走。』

『那末，叫汽車夫等在這裏，我們另雇車回去吧，好不好？』

翰青很贊成，他們引車夫到海關去招呼過後，就雇車先行。

車子在大街上風馳電掣地飛奔。他倆的心中，有說不出的快樂，似乎言語不夠表現這種熱情，所以各自默默地細嚼這人生最難得的快樂。

蘋小姐的確比從前更美，像他所想的。全身的曲線，隱隱地在絮絮的

春衫裏起伏着。襟邊絹製的玫瑰花和她的櫻唇一樣鮮豔，戒指上的鑽石像她的眼睛一樣明亮；還有那桃色的雙頰，那能容半個指面的深渦……翰青給這些美陶醉了。他握緊了她的手，覺得像凝脂般的白膩，棉花般的柔軟，比了菊子那瘦骨嶙峋的，別有一種韻致。

她給他握住了手，有一種微妙的靈感，使她回憶從前翰青負笈滬濱，寄居在她家時的陳迹，紅燈綠影中的耳鬢廝磨，月篩花影下的攜手間步；或餘霞成綺。欄干並立；或雨暮風朝：小窗細語……種種想不完的歡情。她又想起了送他赴日時的纏綿悽惻，他去後的寂寥苦悶……想不完的離情別緒。但現在的翰哥又在她的左右了，她的手不是給他握着麼？蘋小姐不覺用勁反握了他一下。

心靈中的迷夢，各人都使口噤住了。

車子停後，車夫告訴他們已到了。蘋小姐驚醒以後，立刻回復了故

態，笑着問翰青道：

『你往日本走了一次，怎麼連中國話都不大會說了？否則，為什麼默着不開口呢？』

翰青微笑着，攜她上了車。付過車錢後，她拚命的飛進去，嘴裏喊着：

『翰哥回來了！』

當翰青踏上台階，他的姑母已迎了出來。姑母沒有什麼大改變，除了額上多添了幾條皺紋。他們在客廳中坐定以後，歡敘別後的景況。翰青告訴他們許多日本的風物人情。姑母說，自去年姑丈過世後，家景日益蕭條，而連兒在美國還不肯歸來。翰青見姑母老淚盈眶，欲滴下樣子，就用話去安慰她，並且自道歉，因為遠在異國，沒有回來弔唁。

『翰哥，聽說日本女人不穿袴子，確不確？』蘋小姐想引他們談到旁

的話上去。

『沒有的事……』翰青囁囁着。在剎那間，菊子雪白的大腿，和鮮紅的圍裙，在他眼前一閃，臉上有些暈熱。

『蘋兒總是這樣孩子氣，說這種下流話！』姑母笑了。

三

晚飯後，他倆完全同數年前的情況一樣。並立在窗口，同看閃爍繁星下的上海夜市。

『翰哥什麼時候討嫂嫂了？我預備吃喜酒哩。』

『結婚在我似乎很需要了，但誰是我的配偶呢？是……』翰青用眼注視着她，並不說下去。她裝着沒有看見，笑問道：

『你爲什麼不娶一個日本女人回來？』

她的問話：好像在譏諷他和菊子的事，使他很不安，但事實上她決不

會知道的，這是試探，他不得不對她撒謊道：

『我頂恨日本女子，妖形怪狀的！』

兩人身子靠得很近，那種女性特有的香氣，引起了他的肉肉興奮。但他極力的抑制着，不肯向她有接吻以上的要求，因為蘋小姐和菊子不同，那尊貴的處女美，捨不得那樣貿然的經驗了。好像小孩子得到了一塊美麗的餅乾，捨不得馬馬虎虎地吞下了；雖然垂涎禁不住往口腔裏淌。

他們談到十一點鐘，才各自歸寢。翰青的身體雖已感到困倦，但腦筋總不肯安息。蘋小姐太可愛了！灼熱的芳唇，舌尖在自己口腔裏的捲動，輕微而溫柔的鼻息……真不能想，越想越使他興奮得睡不着，『其實我的婚事也該解決了。剛才她問我時，悔沒有向她求婚，我終身的伴侶，除她莫屬的了。菊子是遠在異國，今生有沒有再見面的機緣，還是問題，和她結婚是萬萬做不到的。並且我熱烈地愛她，她不見得也會那樣的愛我，你